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童年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著
姚锦铭◎译

ДЕТСТВО

国内一流翻译家
严谨的治学态度，准确的翻译，权威的版本！

姚锦镛

1937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浙江大学副教授、著名翻译家。主要翻译作品有屠格涅夫、普希金、夏洛蒂·勃朗特等的中短篇小说，还有托尔金的《魔戒（第二部）：双塔奇兵》，狄更斯的《巴纳比·拉奇》与《远大前程》，伯内特夫人的《小公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尔·费恩历险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长篇小说。

上架建议：小说·文学经典

ISBN 978-7-5682-0250-3



9 787568 202503 >

定价：28.00元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童年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著
姚锦铭◎译

ДЕТСТВО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 姚锦镛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682-0250-3

I. ①童… II. ①高…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4436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6.75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字 数 / 205千字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版 次 / 2015年 4月第 1版 2015年 4月第 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28.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前言^①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于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他从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当学徒、做童工、在轮船上做仆役、在戏院里当配角等。1884年，他离开故乡到喀山，做工之余，勤奋读书，并接触到民粹派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为沙皇政府所监视和逮捕。他曾两度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流浪，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了解很深。

① 本文系根据苏联评论家Б·Бысов的论文《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部分文字参照郭家申同志的文章）及其他资料编写而成，特向有关译作者表示感谢。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此后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等剧本，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情绪。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论著鼓舞着艰苦卓绝斗争中的中国革命志士。

1913—1923年，高尔基陆续创作并发表了其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并鲜明地描绘了俄国整个时代及当时底层人民贫穷、落后、愚昧而空虚的生活状况，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宝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

自传体小说在俄罗斯文学中自有其优良传统，特别像C.T.阿克萨科夫和列·尼·托尔斯泰等都创造过类似的作品。只是他们的视野往往集中在其周围生活环境中，局限于贵族一类的“上层分子”。高尔基的着眼点则不同，他的作品几乎涉及俄国的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和小私有

者，不论是小作坊工人、庄稼汉、士兵、妓女，还是作坊的老板、古董师……对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不进行有详有略的描述。

早在1893年，高尔基就有写作三部曲的想法。当时起的名字是《使我心灵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但也许由于其他事情的耽误，或者因为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写了几个片断便搁下了。

1907年，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见到列宁。交谈中，高尔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父亲、外公、外婆、伏尔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宁听了后，竭力鼓励高尔基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认为“这一切都非常有益……”。高尔基欣然答应，表示“总有一天会写的”。

《童年》是高尔基在1913年创作的，于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小说真实地描绘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时代性很强。

在高尔基童年的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现实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在外公家的生活。后来，这种分裂的生活现实让高尔基感触越来越强烈，两者越来越不相容，与之相关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外公和外婆两个人了。

小阿廖沙一到外公家就深深感到，外公“对我怀有敌意”。外公也是苦出身，他凭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明能干，从一个拉纤的苦力，最后成了小作坊的老板。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同时又使他养成了一副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认为人生在世，无时不在四面受敌，形成了“人与人只能以邻为壑”的人生哲学。外婆就不一样了，她与外公性格迥异。他们心中各有各的上帝。在外婆心目中，上帝是大慈大悲、通情达理、宽以待人、和蔼可亲的。高尔基将人民身上的一切优秀品德都集中表现在了她身

上。而外公心目中的上帝就不同了：凶狠残酷，心胸狭窄，有强烈的报复心。显然这带有外公自身的一些特点，他认为为了发财致富，对人刻毒残暴也是名正言顺的。这种自私和吝啬，完全是他作为小私有主的贪婪心理的真实写照。在童年的高尔基心目中，外婆与外公分别是善与恶的象征。

除外公外，童年的高尔基还认识其他一些人，其中就有小茨冈。小茨冈在内心里更愿意接近外婆，但他时时处处受制于外公，而这一点最终毁了他，他被活活砸死在沉重的十字架下。此外还有长期为外公卖命、最后双目失明被踢出门外、只能沿街乞讨的格里戈里师傅；而他们家的房客“好事儿”却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视他为“异类”，认为他是个“怪人”，不喜欢他，担心他把高尔基带坏，因此决心把他赶走。事实上他对高尔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阿廖沙·彼什科夫终因母亲的去世、外公的破产，再也无法在这个家庭过下去了，尤其是这个家庭成员的种种作为，令年幼的阿廖沙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后忍无可忍，只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投身到“人间”，去寻找另外的世界。

继《童年》之后，1916年，高尔基的《在人间》在《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故事从1878年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十到十六岁青春年少的记录。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对命运的挑战。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近地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在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写出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年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

高尔基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我的大学》是1923年完成的，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叙述了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

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在那里，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为生存而去干活，于是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了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他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四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三部曲就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二十岁。四年后高尔基又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为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的一名杰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为年轻的苏维埃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目录

Contents

一 / 001	八 / 115
二 / 015	九 / 137
三 / 032	十 / 159
四 / 054	十一 / 186
五 / 070	十二 / 211
六 / 088	十三 / 238
七 / 099	



在一间半暗不明而狭小的房间里，窗口附近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爸爸。他身穿一件白衣服，人显得异于寻常地长，光着双脚，脚趾叉开，怪怪的。一双原本令人亲切的双手温顺地放在胸口，手指扭曲着。一双本是欢快的眼睛，紧闭着，上面压着两枚圆圆的黑色铜币^①，他善良的脸庞乌青发黑，龇牙咧嘴，令人见了心惊肉跳。

我妈光着上身，下身穿着红裙子，跪着，用梳子把我爸那柔软的头发从前额往脑后梳。那梳子原是我常用来切西瓜的。我妈的嘴不停地念叨着，声音低沉、嘶哑。她灰色的眼睛红肿，泪珠儿像融化了的冰水，滴滴

① 旧时俄国民间风俗，人死后在他的眼睛上要放两枚铜币。

答答淌了下来。

我的手被外婆拉着。她长得胖胖的，脑袋大大的，眼睛也大大的，鼻子肌肉松弛，可笑地耷拉下来。她一身的黑衣黑裤，显得软绵绵的，挺讨人喜欢。她也在哭哭啼啼，像是与我妈的哭声和着拍。她浑身都在哆嗦，一手拉着我，把我往我爸跟前推。我硬是缠着外婆不敢往前去，干脆躲到她身后去。我既害怕又不自在。

我从没见过大人也哭哭啼啼的，也不明白外婆不停地念念叨叨着的是什么意思。

“你跟你爸告个别吧，往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去了，宝贝，走得不是时候，太早了……”

我曾病得很厉害——刚刚好起来。我害病的时候——这事儿我记得一清二楚——我爸快快活活地照料着我，可他突然就没了，照顾我的换成了一个古怪的陌生人——我的外婆。

“你打哪儿来？”我问她。

她说：“打上头来，打下诺夫戈罗德^①来。可不是走着来，而是搭船来的。水上可走不了人，你这小鬼头儿。”

怪哩，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上头，我家上头不是住着几个染了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吗？地下室里，待着的是一个卖熟羊皮的黄皮肤的卡尔梅克老头。倒是可以骑着楼梯的扶手，从上往下滑，要不就是一个跟斗翻下来——对这种事儿我很有一手。这关水什么事？瞧她说得多邪乎，全乱套了。

“我干吗是小鬼头儿？”

^① 下诺夫戈罗德曾改名为高尔基市，苏联解体后，又改回原名。

“因为你爱嚷嚷。”她也笑着答道。

她说起话来挺亲切，挺讨人喜欢，挺顺溜的。打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她了。这会儿我巴不得她这就带我离开房间。

我妈那模样儿让我感到很不自在。看她哭哭啼啼、泪流满面的样子，叫人很替她担心。她这副模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人一向挺严厉，话不多，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个头活像匹高头大马，身强力壮，手劲大得吓人。可这会儿，不知怎么的，她浑身浮肿，衣衫凌乱，整个人全都变了样。原本光可鉴人的一丝不乱的头发，披散到了裸露的肩上，耷拉到了脸上，原本编成了辫子的一半头发，摇来晃去，触到了睡过去的我爸的脸上。我早已来到房间，可她没瞧过我一眼。她边给我爸梳理头发，边痛哭流涕。

有几个穿黑衣的汉子和一名巡警往里探头探脑。巡警生气地说：

“快点收拾好！”

窗子已被一条深色的大披巾蒙起来了。披巾被风一吹，像只帆，鼓了起来。有一次我爸带我坐帆船，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我爸笑着用膝盖夹住了我，大声道：

“没事，别怕，葱头儿！”

我妈突然从地上费劲地爬了起来，可很快又仰天倒了下去，头发散乱了。只见她紧闭眼睛，苍白的脸发青，也像我爸，龇牙咧嘴。她用怕人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走开！”

外婆推开我，直往门口奔，嘴里嚷嚷着：

“亲人儿，别怕，别动她，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请走开！她不是害上霍乱，是要生孩子了。行行好，好人儿！”

我躲到了房间角落的一只箱子后面。只见我妈躺在地板上，扭着身子，哼哼唧唧，牙齿咬得咯咯响，外婆围着她手忙脚乱，开心地说：

“圣父圣子在天之灵！忍着点，瓦里娅^①！圣母啊，保佑她吧！”

我怕极了。我妈和外婆就在我爸的身旁折腾着，时不时碰到了他。两个人又是嚷又是哼哼唧唧的，可我爸一动不动躺着，像是在笑哩。两个人这么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一阵子。我妈不止一次站起来，又跌倒。外婆好几次像只黑色的软和的大皮球，滚出房间。后来，黑暗中猛响起婴儿的哭声。

“上帝，大喜啊！”外婆说，“是个小子！”

她点起了蜡烛。

我也许在角落里睡着了——以后的事儿丝毫不记得。

我记忆中留下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下雨天，坟地的一个荒凉的角落。我立在又滑又黏的斜坡上，眼望着墓穴，他们把我爸的棺材往里放。墓穴的底部积了不少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有两只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墓旁站着我、外婆和浑身被雨淋得湿漉漉的巡警以及两个汉子。那两个汉子阴沉着脸，手里拿着铁锹。雨点细玻璃珠子般滴滴答答直往我们身上落。

“填土！”巡警说罢，远远地走开了。

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掩住脸，咿咿呀呀哭了起来。那两个汉子弯下身子，急急忙忙往墓穴里撒土，溅起了点点水花。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到墓壁上去，落下的土块又把它们打落到了穴底。

“离远点儿，廖尼亚^②。”外婆抓住我的肩膀，我挣脱开了外婆的

① 瓦里娅：瓦尔瓦拉的昵称。

② 廖尼亚：阿列克谢的爱称。

手，就是不想离开。

“瞧你，老天爷！”外婆唧唧啾啾，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上天抱怨起来。她低着头站着，久久一言不发。墓穴已被填平，可她还是一动不动站着。

两名汉子用铁锹噼噼啪啪敲打着墓穴上的泥土。突然吹来一阵风，刮走了雨。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黑乎乎的一排排十字架，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呢？”出了教堂的院墙，外婆问，“你得哭几声才说得过去。”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就不哭得了。”她轻声答道。

你说怪不怪，我向来很少哭，只有受到委屈才哭，哪怕是哪里痛了也不哭。我爸见我流泪就取笑我，我妈见我哭就呵斥：

“不许哭！”

接着我俩坐在一辆小马上，沿着一条宽宽的很脏的大街跑起来。街两旁是一些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婆：

“那两只青蛙跑得出来吗？”

“不，跑不出来。”她说，“愿上帝保佑它们吧！”

不论是我爸，还是我妈，提起上帝来，口气都没这样亲切。

过了几天，我、外婆和我妈坐上了轮船。我们待在一个小船舱里。我那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就躺在船舱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全身裹着白布，被用一根红布条扎了起来。

我挤在一些包袱和箱子间，眼望着窗外。舱窗圆圆的，向外突出，活

像只马眼睛。湿漉漉的玻璃窗外，浑浊的河水冒着泡沫，没完没了流淌过去。有时候河水扑过来，拍打着玻璃窗，我吓得跌落在地。

“别怕！”外婆说着，用柔软的双手把我抱起来，放回到了包袱上。

河上飘着湿漉漉的灰雾。远处呈现出一方黑乎乎的土地，很快又消失在迷雾和河水之中。周围的事物都在不停晃动着，只有我妈双手抱住脑袋，身子贴在舱壁上，直直立着，一动不动。她神情阴沉，脸色灰黄，紧闭眼睛，毫无表情。她始终一声不吭，整个人全变了样。我觉得她简直换了个人似的，连身上的衣服也显得非常陌生。

外婆不止一次轻声对她说：

“瓦里娅，你好歹吃点儿，好吗？”

她还是不吭一声，一动不动地站着。

外婆跟我说话声音很轻很轻，跟她说时响了些，但不知为什么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说得也很少。我觉得她像是害怕我妈似的。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外婆的关系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我妈突然开了口，说得很大声，怒气冲冲的，“水手哪儿去了？”

她这话挺怪，叫人莫名其妙：什么“萨拉托夫”，什么“水手”？

一个腰圆肩阔的花白头发男人，身穿蓝色的衣服，送来一只小盒子。外婆拿了过来，把弟弟放了进去。安顿好后，外婆摊开双手，抱着盒子向舱门走去，可因为她太胖了，只能侧着身子过了那狭窄的门。站在门前时她还滑稽地笑了笑呢。

“唉，妈！”我妈过去拿过来“小棺材”，大声说道。后来两个人便走了，船舱里只剩下我。我不由打量起那穿蓝衣服的人。

“怎么，死了的是你弟弟？”那人弯下身，问我。